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一五四回 吃大菜安心尋綺夢 走歧途著意訪名姝

且說姚觀察在小蘭那裡請客，相公堂子裡頭的菜本來是京城有名的，那些時鮮菜蔬，都是別處沒有的。什麼春不老炒冬筍，豌豆苗炒蝦仁，都是在新鮮的時候藏在地窖裡頭的，到了這個時候還像鮮的一般，大家吃了都極口贊歎。這一席酒，差不多直吃到二點鐘方才散席。到了明天，秋谷要去窯子裡頭逛逛，便拉著姚觀察一同去走了幾家班子。雖然也有兩家南班，卻都是些揚州人，滿口的揚州白，一個蘇州人都沒有，北班更不必說他。秋谷同著姚觀察走了半天，沒有一個合意的，覺得口分敗興。秋谷便問姚觀察道：「我聽見人說，京城裡頭的大餐館有幾家簡直是男女的台基，並且有外路人去的。他還可以和你拉皮條，甚而至於富貴人家的內眷都會被他們引誘出來。這句話兒不知究竟怎麼樣？如若當真有這樣的事情，我卻狠想要來試他一下。這個頑意兒卻不知道你頑過沒有？」

姚觀察笑道：「我也聽見人說過這條事情，我自己卻沒有頑過，不知這裡頭是怎樣的一回事情。大約沒有去過的人，須要一個熟人介紹，方才可以成事。如若不然，他摸不著我們是個何等樣人，恐怕萬一鬧出亂子來。所以沒有去過的人，沒有熟人同去是辦不到的。若是你一定要去，我卻不能奉陪。我們一班相識的人裡頭，只有鄭蘭生在這裡頭最熟，你就和他同去何如？」

秋谷聽了大喜，立逼著姚觀察一同到鄭侍御公館裡頭去拜他。鄭侍御恰好在家，出來相見，姚觀察便把秋谷的來意說了一遍，鄭侍御笑著一口應允。章秋谷見鄭侍御一口答應，一刻也等不及的就要逼著鄭侍御立刻同去。鄭侍御也無可無不可的，套起車來，同著章秋谷一同前去。姚觀察要去見識見識，便也同著鄭侍御等坐車同去。

到了東交民巷左首的一家番菜館門首，驟車停了下來，三個人下車走進。看那門外的商標時，只見寫著大大的「鳳苑春」三個黑字。極大的一座三層高樓，甚是寬敞。三個人直到第三層樓上，揀了一個大房間坐下。那侍者是認得鄭侍御的，笑嘻嘻的送上茶來，口中說道：「鄭都老爺，今天是不是照顧小店的生意？」鄭侍御點一點頭，對著他把三個指頭伸了一伸。侍者便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，回過身來就跑了出去。

秋谷問鄭侍御：「這是什麼暗號？」鄭侍御道：「也算不得什麼暗號，他來問我們是不是照顧他的生意，就是問我們要叫人不要叫人。若是要叫人的，只要向他點一點頭，要叫幾個，就伸幾個指頭。他見了心上自然明白。」秋谷道：「譬如我們一個人叫兩個，可行不行？」鄭侍御道：「一個人叫兩個可不行。一個人只能叫一個，並且是無從挑選的，只好看各人的運氣。叫來的人也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。」

若是你的運氣好些，或者叫得著一個好的也不可。秋谷道：「譬如叫來的人我們看不中意，便怎麼樣呢？」

鄭侍御搖手道：「你不要看得這般容易。你要知道，這班出來的寶貝，大半都是達官貴人的姬妾出來找些野食吃的，並不是做生意的妓女。見了男子，先要他自己看中了這個男子，方才肯和他款洽；若是他看不中意，略坐一坐起身便走，休想留得住他。所以這個看得中不中的問題，男人是沒有主權的。你看中了他，他看不中你，依舊還是枉然。你還當作和上海的妓女一個樣兒麼？」秋谷呆了一呆道：「照如此的說起來，我們這個錢花他做什麼，那有出了銀錢在外面尋開心的大爺們，倒反要受他們鑒賞的道理？」鄭侍御道：「那兩銀子是給番菜館裡頭的，你當是給那女人的麼？這班寶貝也是和我們一般的出來尋個開心，非但一個大錢不要，並且還要格外拿出錢來賞給這些菜館的人。甚而至於有男子和他合式的，只要老著臉皮卑躬屈節的拍他的馬屁，一般也肯整千整萬的銀子拿出來倒貼男人，也不算什麼事情。甚而至於靠著這條門路升官發財的，也不知多少。若是老老實實的說穿了，這個頑意兒就叫做女人倒嫖男子。不過好好的人，雖然做這個頑意兒的很多，卻不肯拿他們的錢，比那做妓女的究竟有些分別就是了。」

秋谷聽了想了一回，忽然說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萬一個運氣不好，撞著了個奇形怪狀、醜到極處的人，我們看不中他，他倒看中了我們，強要和我們如此如彼起來，這便怎麼樣呢？」鄭侍御狂笑道：「這是我也不保不定的。若果然有這樣的事情，逃又逃不脫，推又推不掉。最怕的你不肯應酬他，他卻老羞成怒，翻起臉來，只說你調戲他，那可不是頑的。也只得咬著牙齒應酬他一次的了。」

姚觀察聽了他們兩人的話，不由的也笑起來，一面對章秋谷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大凡這班寶貝，都是些放誕風流的人物，一定都有幾分姿色，不過有個高下之分罷了。若果然是醜到極處的人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難而退，那裡再出來做這樣的事情！」章秋谷笑道：「你的話雖然不錯，卻也有那些不顧廉恥的男子情願交結個嫖母、無鹽，只要想那女人的財物。如今世上這般的人也很多。」說著，侍者已經送上來。大家聽著，一面談心，直吃到第四樣菜，還沒有什麼人來，秋谷口分焦躁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間門簾一起，走進一個少年女子來。走進門內便立定了腳，抬起秋波四圍飛了一轉，眼波瑩瑩飛到秋谷身上，不覺釘了秋谷一眼。回轉身來，一言不發，走到壁間著衣鏡面前照了一照。接著門外弓鞋瑣碎的聲音，又走進兩個少年女子。三個人一色的都穿著閃光紗衫、蟬翼紗裙，腳下都穿著夾紗襯金紙的平底弓鞋，頭上都挽著時新蘇州式的玲瓏雲髻。一般的都是長條身材，削肩細腰，華采飛揚，丰神流麗。看著這三個女子的模樣，好似嫡親姊妹的一般，螭首蛾眉，橫波巧笑。只有那先進來的身材略略長些，月掛雙眉，霞蒸兩鬢，覺得比後來的兩個還要勝些。那兩個女子走進門來，也和那先進來的一般，四圍一看，也是一言不發。

這個時候，姚觀察等三個人都立起身來，章秋谷便走到那先進來女子的身後，口中只說一聲「請坐」，那女子聽了，漠然不答，卻在鏡中微微一笑。秋谷也在鏡中和他飛了一個眼風。那女子不由得回過頭來看了秋谷一眼。秋谷趁勢伸過手去，握著他的纖手，口中說道：「請那邊坐罷。」那女子聽了也不開口，卻軟軟的被秋谷拉著走了過來，竟和秋谷並肩坐下。姚觀察和鄭侍御一個人攙了一個，相將坐下。

秋谷親自取過酒瓶，斟了一杯薄荷酒雙手送過去。那女子伸出手來，把一杯酒接了過去慢慢的吃了半杯，卻仍把這個酒杯放在秋谷面前，也不開口。秋谷會意，舉起酒杯來一飲而盡，把杯子對面照了一照。那女子似笑非笑的瞅著章秋谷，略略把櫻唇動了一動。秋谷眉飛目舞，得意非常，握著那女子的手低低說道：「今天我姓章的不料竟有這般的奇福，遇著這樣的佳人，也不知是那一世裡修得來的。」那女子聽了章秋谷這樣的恭維他，免不得開顏一笑，脈脈含情，卻依舊還是一個不開口。

姚觀察和鄭侍御也千方百計的想著法兒要想那兩個女子開口說話。無奈這兩個寶貝也是和那先來的一般，只是低頭斂手的坐著，默默無言。

秋谷見他們三個憑你怎樣的引逗，總是一個無聲無臭，好象是個啞子的一般，便對著他們三個人說道：「今天你們三位為什麼總不肯開口講話？難道是我們得罪了你們三位麼？」那三個人聽了，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。秋谷又道：「你們三位這樣的天仙人，我們三個自然配不上和你們講話。但是你們三位既然賞光下降，沒奈何也只好委屈些兒的了。」那兩個女子聽了，只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。那先來的女子輕輕的推了秋谷一把，低聲說道：「有話等一回兒再說，這個時候性急什麼？」

秋谷得了這幾句話兒，心中大喜，一連答應了幾聲「是是是」。一面說著，兩個人的眼睛就如流星閃電的一般，大寬轉的飛來飛去，那眼角眉梢之上，大家都含著無限的深情，一時間說不出來。正是：

為有前宵之夢，明月懷中；未妨昨夜之風，珍珠掌上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請待下回分解。

